

A vintage-style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curly hair, seen from behind, swinging on a rope. She is wearing a red one-piece swimsuit and white wristbands.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colored wall.

2 States: the story of my marriage

【印】奇坦·巴哈特 著
蔡保学 译

高潮

爱情，有一个致命的秘密。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2 States: the story of my marriage

高潮

【印】奇坦·巴哈特 著
蔡保学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高潮 / (印) 巴哈特著; 蔡保学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04-2827-2

I. ①高… II. ①巴…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印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4305号

Copyright © Chetan Bhagat 2009

First published by Rupa Publications India Pvt.Ltd., India

高潮

作 者: [印] 奇坦·巴哈特

译 者: 蔡保学

责任编辑: 王正斌 陈玉洁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郑珊珊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93千字 印张: 10.25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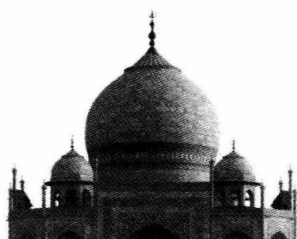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04-2827-2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可能出版史上还没有这么雷人的扉页，
您瞧好了：

·
·
·
·
·
·
·
·
·
·
·

献给我丈母娘家的所有人

这可不是说我惧内、受她控制或不够男人

全球畅销好书 媒体及名人推荐

- 奇坦·巴哈特，2010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物之一。

——《时代》

- 印度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英文小说家。 ——《纽约时报》

● ……巴哈特触动了印度年轻读者心中最脆弱的地方，受到了近乎狂热的追捧。

——《国际先驱论坛报》

- 印度出版业的巨星。

——《印度时报》

- 奇坦也是让印度的英文创作界地动山摇的始作俑者。

——《印度徒报》

● 他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写了什么或如何去写，而在于读者因为他的写作而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曼都拉·帕德曼班

● 巴哈特的作品与来自印度中层社会、二十多岁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共鸣，如实反映出他们的奋斗经历、机遇、挫折和迷惘，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纽约时报》

● 本书文笔优美，对于印度各个阶层的语言特点都有独到的把握和恰如其分的描写，充分显示了作者极为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过人的表现手法。

——《卫报》

●自传般的步调，角色都是普通人，几乎瞬间就可以让人产生认同感。更何况这本精巧的小说出自一位年轻的语言巨匠之笔，他用清晰明晰的笔触成功地让这本妙趣横生的书成为年轻人的必读之选。

——《印度时报》

●奇坦直击了印度的本质。他知道如何去写作，他让每一个情节都置身于一个滑稽讽刺的大环境中。

——《印度徒报》

●假如奇坦的书通常都会被改编成电影或成为电影剧本的灵感，我们必须看看会不会有一部电影制作自这本《2 states》。我总是被他平易而又妙趣横生的语言所吸引。

——拉姆

●这个故事的电影感太强了，但75%的人都知道，这种状况在印度的确存在。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奇坦对故事的呈现方式实在是妙极了。如果你喜爱印度文化，你一定会爱上这本书。即使你对印度文化并不熟悉，这本书也能带着你去体验、熟悉它，会让你发现太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

——萨吉塔

●有很多理由可以让你把奇坦·巴哈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他的作品语言轻松，充满乐趣，故事滑稽，风格搞笑等等。你也可以加上这条理由：他写的故事就发生在现在，发生在你我身边。

——Shashank Chouhan



“为什么把我打发到这里来？我没毛病。”我说。

她没理我，只是示意我脱掉鞋子坐在沙发上。她的工作室和其他医生的没什么区别，只是少了那些冰冷吓人、散发着怪味的仪器。她等我接着往下说，我犹豫了一下，又开口道：

“我敢说，来这儿的人肯定都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女孩子踹男朋友那不是天天有的事，压根儿犯不上看心理医生，是不是？我算什么？精神病？”

“哪里，我才是精神病——全称是精神病治疗医师。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精神治疗医师这个词比心理医生好。”她说。

“不好意思。”我耸耸肩。

“没什么。”说完之后，她往椅子上一靠。她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年纪不大就当上心理医生，哦，不好意思，是精神治疗医师。墙上挂着一些美国顶尖大学的证书，就像猎人屋里摆设的虎头。没错，又一个印度南方人征服了学术世界。尼塔·艾雅医生，瓦萨学院毕业典礼致辞人。

“每小时500卢比，”她说，“盯着墙看也行，聊天也行，悉听尊便。”

我已经白白耽误了12分钟，合计100块，她会同意把这段时间按分钟收费然后放我走吗？

“艾雅医生。”

“叫我尼塔就行。”她说。

“哦，尼塔，我觉得我的问题犯不着这样处理，我真不知道拉玛钱德朗医生为什么叫我来这儿。”

她从桌上拿起我的文档，“来，一块儿看看，这是拉玛医生给我的病历——睡眠不足，与世隔绝一星期，拒食，曾谷歌搜索最佳自杀方式。”她停下来，满脸狐疑地看着我。

“我谷歌搜索的东西多了去了，”我嘟哝道，“你难道不搜？”

“报告里说只要提到她的名字、她家的街区，或者任何跟她有关的事，比如她最喜欢的菜，都会引发你不可预知的情绪反应，可能是流泪、愤怒或是沮丧。”

“我不是失恋了吗？”我有点恼怒了。

“是，跟美勒坡的阿楠雅分的手。她最爱吃什么？凝乳饭吗？”

我噌地一下站直了身。“你别……”我语气无力，如鲠在喉，强忍住泪水又说了一遍，“你别……”

“别什么？”尼塔继续火上浇油，“小问题，对不对？”

“小个屁，我已经受不了了……”我站在那儿，难抑心中的怒火，“你们南方人知道什么叫感情吗？”

“懒得理你这样的种族主义言论。你可以站着说，但要是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还是坐沙发上吧。我得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她说。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道，“为什么要我摊上这种事？”

她递给我一张纸巾。

“该从何说起呢？”我边说边小心地调整着自己的坐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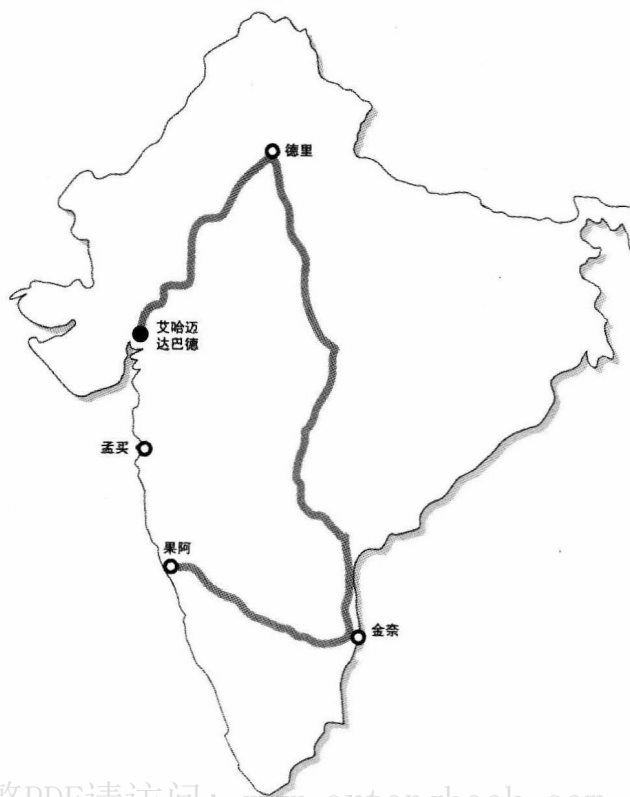
“和其他人的恋情一样，你们总该有个开始。”她说。

她拉上窗帘，打开空调，我便开始了漫长的讲述，时间就是金钱啊！





艾哈迈达巴德





印度管理学院食堂前，学生们在排队打午饭。她在我前头，中间隔着两个人。我用眼角打量了她一番，想看看这个印度南方妮子有啥过人之处。她用手指敲打着铁饭盘，同逃难的叫花子差不多，齐腰的长发随之飘摇。我还发现，她白皙的脖子后面有三条黑丝线，难不成还有人在国内最学究的商学院讲究打扮？

“阿楠雅·斯瓦米纳坦——大一新生第一美女。”高年级的同学在宿舍记事板上如此表达他们的仰慕之情。我们这批人总共有两百个，只有二十个是女生，有些姿色的就更稀罕了。管院招女生可不是看模样的，能进这个校门完全是因为她们解数学题的速度超过99.99%的印度人，而且还通过了入学统一考试。大部分印度管理学院的女生都不那么俗，对化妆品、衣服、隐形眼镜、脱体毛、去体味、增加女人味这类肤浅的事不感兴趣。校园里严重阳盛阴衰，不慎破天荒来了个阿楠雅这样的姑娘，立马就会成为意淫的众矢之的。想到斯瓦米纳坦女士长这么大也没受过几天来这么多的男性关注，我有点不爽，准备冷落她一下。

队伍里的学生机械地一点点往前挪动着。食堂的师傅们早就烦了，才不在乎伺候的是囚犯还是未来的CEO，往饭盘里一一扣上一坨黄了吧唧的东西。当然，第一美眉自然需要一些眼球关注。

“这哪是酸辣汤啊，别搞笑了，打死我也不信。那边那个是什么？深黄色的那个。”

“扁豆汤。”工作人员不情愿地回答。

“哟，看着这么恶心。怎么做的啊？”她问道。

“你到底要不要？”工作人员急于把工作做完，无心讨论做菜的问题。

在我们大小姐拿主意的工夫，我跟她中间的那两个男生已经把自己的饭盘甩到了台子上。他们取完吃的转身就走，没发表什么重要言论。于是，我就到了她身后的位置。我偷瞄了一眼她的侧身——绝对中等偏上的模样，说实话，偏得还不少呢，简直跟印度管理学院有些格格不入。她的五官堪称完美，眼睛、鼻子、嘴唇和耳朵的大小和位置都恰到好处。美其实很简单啊，只要身体各个部分正常就行了，可为什么大自然的残次率却这么高？她小小的蓝色眉心贴呼应着天蓝色与白色相间的纱丽克米兹^[1]，看起来像是希里黛玉^[2]的俏表妹——我也不知道她有几个表妹。食堂工作人员往我的盘子里盛了一勺那种黄色玩意儿。

“喂，我可是在他前面的。”她瞪着自信的大眼睛向食堂工作人员抗议。

“你想干吗？”工作人员用浓重的南方口音问她，“你说酸辣汤不是酸辣汤，又冲着扁豆汤说三道四。我管上百人的饭，也没见谁埋怨过。”

“所以你才这么不思进取，我看他们就该埋怨埋怨。”她说。

工作人员把饭勺往扁豆汤盆里一扔，两手一摊，“你要抱怨？找食堂经理去啊，让他瞧瞧现在的学生都是什么样子。”

打饭师傅看了看我，想得到些声援。我刚要点头附和，美女的眼神也到了，“你说这玩意儿能下咽吗？”

她的问题也很棘手。

“试试无妨嘛。”

我尝了一勺扁豆汤，暖暖的、咸咸的，肯定不算美食，但别无选择时也能将就着喝。午饭吃这个我能接受，毕竟我在招待所那样的艰苦环境都待过四年。可她微微泛红而更显靓丽的脸和那位五十岁上下的打饭师傅放

[1] 纱丽克米兹(salwar kameez)：印度的民族服饰。

[2] 希里黛玉(sridevi)：印度著名女演员。

在一起，反差也实在太大了。只见那师傅裹着腰布，灰色胸毛微露。要是必须得罪一个，那肯定不可能得罪美女。

“的确挺恶心。”我表明了立场。

“看见了吧。”她得意中带着几分孩子气。

打饭师傅朝我横眉冷对过来。

“但我能慢慢适应这口味的。”为了安慰他，我又加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打饭师傅把一坨带着怨气的米饭丢到了我的盘子里。

“挑点儿你喜欢的吧。”我跟她搭着话，却有意不和她对视。几天来校园里所有人都对她行注目礼，我得表现出一点与众不同才行。

“我要乳酥咕噜^[3]。”她用手一指。

“这是饭后吃的。”打饭师傅说。

“嘿，你又不是我妈。就当我已经饭后了。给我来两个乳酥咕噜。”她还不甘心。

“每人就一个。”说着，他往她的盘子里放了一块乳酥和一份糖料。

“我说真够可以的，恶心的扁豆汤让大家敞开了喝，能吃的却只限一份。”她振振有词。我们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不过男生们可不介意。他们难得有机会可以无所顾忌地低着头号美女尽情观赏。

“把我那份让给她好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她怎么可能跟你约会呢，白白浪费一个乳酥咕噜。”我在心里数落着自己。

“还是给你吧。”打饭师傅义正词严地把甜点放进了我的盘子。

我把我那份递给她，她毫不犹豫地取了两份走出队列。

“老兄啊，美女走人家的阳关道，吃不着乳酥咕噜的傻蛋过他的独木桥，找个旮旯待着去吧。”我边想边懊恼。

她对我使了个眼色，虽然没有主动叫我过去共进午餐，但看样子也是来者不拒。她用小指冲着一张桌子比画了一下，我们就面对面地坐在了那

[3] 乳酥咕噜(rasgullas)：印度一种很有名的乳白色球状甜品，用奶皮、糖浆、发酵粉等做成。

里。全食堂的人都在盯着我们，大概是不明白我凭哪一点能和美女同桌共椅。他们知道么，我的牺牲可不小，忍痛割甜点啊。

“我叫克里希。”我打破了沉默，手还拿着汤匙在扁豆汤里搅和着。

“我叫阿楠雅。哎，这饭很叫人作呕吧？”她见我吃得愁眉苦脸就问道。

“我习惯了寄宿时的饭食，”我耸耸肩说，“那些东西比这还难吃呢。”

“那味道就更难想象了。”她说。

我咬到一块青椒，不自觉地咳嗽了起来。她身边刚好有杯水，就端起杯子探过身来为我倒水。顿时，食堂四面八方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啧啧声。我们都成了众人的下饭菜。

她四口下去就把两份甜点消灭了，“我还是饿，我早饭都还没吃呢。”

“嫌这儿东西不好吃，那就饿着呗。反正我是寄宿过来的，没有吃不了的苦。”我说。

“你想不想出去？我敢肯定城里有像样的馆子。”她怂恿道。

“现在去？”一个钟头后我有课，不过第一美女的邀请实在是盛情难却，哪怕她只是想填饱自己的肚子。男生一向重色轻课，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别告诉我你迫不及待地要上课啊。”她说着站起身，话里满是挑唆的味道。

我舀起一些米饭。

她跺了下脚，“别吃那破玩意儿啦。”

在两百双眼睛的注视下，我和阿楠雅·斯瓦米纳坦小姐走出了食堂，人家可是印度管理学院票选出来的美女冠军。

“你爱吃鸡肉吗？”她用鼻子抵着菜单问我。我们来到了离学校半公里远的托帕兹餐馆，虽然这里也毫无特色可言，可起码还有空调。这是家典型的中档印度餐厅，播放着老掉牙的乐器演奏版北印度老歌，桌上摆着佐餐小菜——腌小葱头。

“我还以为艾哈迈达巴德全是素食呢。”我说。

“拜托，你想让我死在这儿吗？”她转向服务生，点了半只泥炉炭烤鸡和一些抛饼。

“你们这儿有啤酒吗？”她向服务生问道。

服务生惊愕地摇摇头，走开了。

“我们现在可是在古吉拉特，有禁酒令的。”我提醒她。

“原因呢？”

“这是甘地的出生地。”我说。

“甘地为我们赢得了自由，”她边说边把玩着小葱头，“先给人们自由，转头又给他们一堆条条框框，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的确。”我附和道，“看得出来你是酸辣汤和扁豆汤方面的高手，莫非是南方人？”

“泰米尔人。不过听仔细了，我可是泰米尔婆罗门，与普通的泰米尔人大有不同，可别忘了。”她往后靠了靠，好让服务生上菜，接着开始撕咬一只鸡腿。

“泰米尔婆罗门到底哪里不一样？”

“首先说吧，戒酒戒肉。”她边说边用鸡腿比画了一个大叉。

“看出来了。”我说。

她哈哈大笑，“我可没说自己严格按泰米尔婆罗门教义行事。但我告诉你，我可是出身于自古以来最最纯正的高贵种姓。你呢，平民出身吗？”

“我是旁遮普人，但我从没在旁遮普邦生活过，而是在德里长大的。我不清楚自己是什么种姓，但我们也吃鸡肉。我消化烂扁豆汤的能力也比泰米尔婆罗门强。”我说。

“你真逗。”她说说着拍了拍我的手，拍得我还挺享受。

“那你以前寄宿的是哪所学校？”她问道，“别告诉我你是印度理工学院的，我觉得你比他们强多了。”

“印度理工学院的怎么了？”

“没事，你不会真是那儿的吧？”她呷了一口水。

“嗯，印度理工学院德里校区。有问题吗？”

“没，”她笑了笑，“暂时没有。”

“什么意思？”我有点不耐烦了，她简直像是在故意捉弄人。

“没什么。”她说。之后我们一时无语。

“到底怎么回事，哪个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伤了你的心？”

她哈哈一笑，“哪有，你说反了。是我伤了别人吧，不过错不在我。”

“说来听听。”

“你可别说出去。我来这儿才一周的时间，已经有十个人打我的主意了，全是印度理工学院的。”

我恨不得踢自己两脚。我果然没猜错，她太惹人注意了。但愿不是我自己的兄弟们干的。

“打什么主意？”

“都是老俗套，出去玩啊、交朋友啊之类的。对了，一个印度理工学院金奈校区的家伙还提出要结婚！”

“真格的？”

“是啊。他说过去的一周对他来说非比寻常，既考上了印度管理学院，又找到了合适的老婆人选。我没猜错的话，他当时连定情首饰都带在身上了。”

我恨得直砸脑袋。我这些同学也实在太没出息了，什么都豁得出去。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担心你的印度理工学院学生身份了吧。”她说着眼又抓起一块鸡胸脯。

“嗯，理解。你看既然我也是印度理工学院的，我也该急不可耐地对你有所表示吧？”

“我可没这么说。”

“可你有这样的话外之音。”

“那我道歉。”

“算了。这可能也是我的成见。让我猜猜，你是独生女，然后家里挺有钱，对吧？”

“大错特错。我还有个弟弟，我爸在金奈的巴罗达银行工作。对了，你